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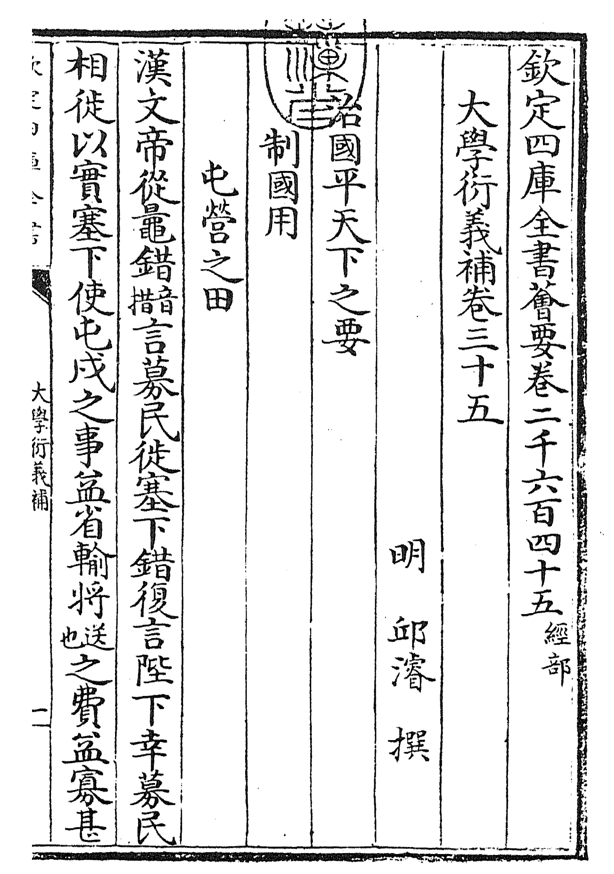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五至三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四十五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五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屯營之田

漢文帝從鼂錯（音措）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送也）之費益寡甚

大患也

臣按此後世言屯耕邉塞之始葢中國所以不得其安者以外有邉防之擾而邉防所以無擾者以守禦得人有其人而食不給與無人同然邉防之食未易給也道路之遠輸將之難率數十倍而致其一錯謂守邉備塞勸農力本為當世之急務者此也

武帝時自敦煌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

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言擊虜以殄滅為期願罷騎兵屯田計度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以上田事出（謂春人出耕也）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臣按充國謂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

古今守邊備塞之良法莫有過焉者也葢地以生物為功凡有土地斯有人民有人之處天皆生物以食之但地有宜不宜耳因其地之所宜而種人之所食隨在而有有所不足而補助之取給於他所可也是故善為國計者必因天時盡地力不以其邊塞之地沍寒之天而輟其人為之功此鼂錯趙充國輩所以有塞下屯田之議也雖然守邊之議固當盡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擾田之害宣帝

問充國曰將軍獨不計虜聞兵罷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掠人民將何以止之充國復奏北邊自敦煌至遼東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壍壘木樵（與譙同樓也）接聯不絕（用木相聯貫）便兵弩飭鬭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必先無擾田之害然後收耕田之利今邊塞可耕之地

近城堡者固易為力若夫遠外之地地遠而勢孤必如充國所謂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為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為譙望聯木以為排柵時出遊兵以防寇鈔如是則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力於畝畒之中而享收獲之利矣請當邊境無事之時遣官循行邊境相視土宜一如充國所言者處置防護分兵屯種且

耕且守則充國之言不徒利於當時而且利於今日矣充國上議時有云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臣於是亦云

漢末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餓則寇掠飽則棄餘民多相食州里蕭條曹操從棗祗請建置屯田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臣按曹操從棗祗言募民屯田許下當亂離之餘尚能致倉廩皆滿爲於太平無事之時遣官徧踏州縣以求閑田添置官田募民耕種於各方最要害處積穀以助國計少寛民租是亦足國用之一端也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濵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臣按兵無食則不成兵善謀國者用兵以耕其所食者即其所耕者也自食其力而不仰給於人因糧於敵是以所至成功趙充國諸葛亮二人者所處之地雖異而所見之智則同

魏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軍伐吳欲廣田蓄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昔破黃巾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以

為軍資六七年間可得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以此乘呉無往不克懿從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横石以西盡沘䏚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農官兵田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陳堯叟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脩苟水旱不時則

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脩則地利可盡也且蟲螽之害又少於陸水田既修其利兼倍與陸田不侔矣

臣按今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天下田價比諸國初加數十倍水田惟揚州最賤陸田惟頼壽為輕且地在兩京之間相距畧等今天下一家雖無魏人南征之役然用其法以行於今日亦可頼以少寛民力省歲漕其於國用不為無助臣請於淮南一

帶湖蕩之間沮洳之地蘆葦之場盡數以為屯田
遣官循行其地度地勢高下測泥塗淺深名江南
無田之民先度地勢因宜制便先開為大河闊二
三丈者以通於海又各開中河八九尺者以達於
大河又隨處各開小河四五尺者以達於中河使
水有所洩然後於其低窪不可耕作之處浚深以
為湖蕩及於原近舊湖之處疏通其水使有所瀦
或為隄以限水或為堰以蓄水或為斗門以放水

俱如江南之制民之無力者給以食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民之有力者計其庸田成之後依民田以出稅六七年間其所得者恐不減於魏人也夫魏人以偏安之國有外敵之患猶能兼淮頼而盡田之其後果頼其用而有以成其功矧今盡四海以為疆而此地介兩京間而又為運道經行之路有魚鹽之利有莞蒲之用古人所謂揚一之地者也且去大江僅百里許大江之南民多而田少

居者佃富家之田為之奴隷出者逐什一之利輕去田里夫若此者豈其所欲哉無可以為仰事俯育之資不得已也然民性愚而安故常心多而無定見儻朝廷頒方尺之詔遣一介之臣鼓舞而招徠之無不成者既成之後又於頴壽之間名民開墾陸田亦隨地勢以分田因民力而定稅其功又易於水田者考之唐史上元中於楚州今淮安古射陽湖置洪澤屯於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

其利俱在此地遺跡可考也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修名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

臣按羊杜二人所墾之田其遺迹在今湖廣之荆襄河南之唐鄧古稱洛陽為天下之中臣以今日疆域觀之則此三郡實為我朝天下之中也天下

之田南方多水北方多陸今此三郡益兼水陸而有之也南人利於水耕北人利於陸種而南北流民僑寓於此者比他郡為多臣請於兩藩交界之中立一官司遴擇廷臣知稼穡者循行其地可水耕之地則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可陸種之地則分疆定界募北人種之成熟之後按畝分租隨地儲積遇有急用由漢入江由江而達於金陵稍省歲漕之數多留郡縣之儲或遇河洛關陜荒歉亦

可用以救濟又於暇日講求武關入秦之路商於陸輓之故萬一三邊有缺亦或賴以濟焉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

臣按自古屯營之田或用兵或用民皆是於軍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朝之制就於衛所所在有

閑曠之土分軍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葢以十分為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儆急朝發夕至是於守禦之中而收耕穫之利其法視古為良近世又於各道專設風憲官一員以提督之其牛具農器則總於屯曹細糧子粒則司於戶部有衛所之處則有屯營之田非若唐人專設農寺以領之也每軍受田二十畝納租六石而餘丁所受所納比之正軍則又降殺焉臣竊以為民田則例最輕

者須收三石其田率多膏腴軍所屯種者多其所棄不耕之田而所收之租乃十倍焉請如唐人較其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多少各因其地利土宜定為徵收則例使凡屯種之軍樂於趨赴既得以足軍國之儲而無欠負又得以遂室家之樂而有益蔵公私兩便上下俱足矣

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

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一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髙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栅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臣按韓重華於代北開營田三千八百餘里得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自有屯田以来未有得利如此者也彼時沿邉之地皆為藩鎮所

專而行之猶得其利若此今國家煙火萬里衛所列峙又值邊境寧靜之時雖時或有侵軼未嘗舉大衆入深地誠於無事之時尋古人之故迹按前人之行事東起遼東西盡甘凉於凡邊塞無鹻鹵而宜栽種之地因其地勢相其土宜立為營堡開墾田疇分軍耕種當夫耕耘收穫之時除老幼守城外凡有丁壯盡室而行仍於所耕百十里之外設立亭障開鑿溝塹為烽堠以瞭望之出遊騎以

巡哨之遇有寇盜入境未至之先豫知儆備勢可敵則拒之不可敵則避之如此則處處皆有屯種之所年年皆有收穫之入邊儲自然給足可以省內輓之勞可以嚴外侮之備

宋太宗端拱中以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大興河北營田先是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由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

便建阡陌浚溝洫盆樹五穀所以實邊廪而限戎馬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則恐變生不測乃止

臣按天下之事非興作之難而處置得宜之為難也自漢趙充國於邊地建屯田之議魏晉至唐皆行之未嘗不用兵也且其所行皆在窮邊絶塞之所沍寒磽鹵之地未聞慮其有不測之變而不為也今宋之所謂邊者乃在中國非邊徼也而陳恕

乃恐其變生不測而密奏止之嗚呼使為天下者凡有興作不顧事體之可否一惟狗人情之從違何以立國哉古不云乎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臣請於凡邊塞置立屯田分軍耕種不必征其租入士卒能於本田之外多耕者立為賞賚則例但使人人奮耕家家有積邊城自然充足於是令內地該運邊糧州郡俾其齎價來糴家積有餘市價自平不獨邊用不虧邊軍皆贍而內郡之民亦省矣

宋淳化中臨津令黄懋上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田自言閩人閩地種水田縁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為屯田使懋充判官於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其役於雄莫霸等州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衆武臣恥於營葺群議益甚幾於罷役至是議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

馬端臨曰兵與農共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為農而力稼穡有事則調之為兵而任征戰雖唐府兵之法猶然至於屯田則驅游民闢曠土且耕且戍以省饋饟尤為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壞然後兵農判而為二不獨農疲於養兵而兵且恥於為農觀陳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議者可見然則國力如之何而不弊於餉軍也哉

臣按宋都汴梁去雄霸等州幾三千里而又與邦

丹為界今此地乃在畿甸近地當四方無事之時
人民繁庶之際按承矩之故迹而舉其廢墜誠無
難者萬一此言見取於九重是亦足國用省漕卒
之一助也
神宗熙寧元年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
以資牧養之用
臣按今京畿之地在國初設行太僕寺轄六監二
十四苑以牧馬今其寺雖廢而其監苑之地固在

多為親倖陳乞以為私莊伏乞英斷一切勒歸亦

如宋人設田官專稼政非但可以資牧馬之用亦

因之補助軍糧以省餽餉

孝宗隆興元年張闡言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己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占百姓之田以為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為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罷

之臣以為與其棄之孰若使兩淮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異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為兩便

臣按凡前所陳屯營之策非田不可耕實恐耕田無其人專用乎軍則軍伍有限專用乎民則民各有田其弊誠有如張闡所云云者臣竊以為宋朝偏安一隅以荆襄為邉境歲有軍旅之興防禦之備戎馬蹂踐地多荒田非若我今日承平日久生

齒日繁地力不足以給其人之食是以南北之民隨處游食而江右尤衆國家誠擇任有風力大臣付以招徠之任借以官帑銀數萬兩以為糴本俾自擇其屬徧行天下有閑田處相地度勢立屯堡以聚游食闢汙萊以為畎畝開渠堰以資灌溉異時成效補助非少雖然闢土之功固為不易而料事之智尤人所難方其舉事之初量度或未必當及其施為之際弊病或不能無自覺失宜許其陳

首飾非要功者然後加以責罰如是則無宋人抑
勒百姓捨熟耕生之弊矣然比非獨屯田一事為
然凡天下事無不然者
元泰定中虞集為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
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
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
合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
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者

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臣按虞集此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於是乎有海口萬户之設大畧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矣今國家都于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煙火數千里而居民稠密當此全安極盛之

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將虞集此策敕下廷臣
討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
仍令先行閩浙濵海州郡築隄捍海去處起取士
民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視可否講究利害處
置既定然後名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
多少授以官職一如虞集之策雖然天下之事建
議者思之非不周而執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議
此時說者固已謂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

而不可為其事遂寢及至於不得已之際方用其策然幾會已失事勢已去不可為矣嗚呼豈非後世永鑒哉臣嘗聞閩浙人言大凡瀕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為海田者必築隄岸以闌鹹水之入疏滌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於京東一帶海涯雖未及行而嘗泛潼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多

請於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

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為

長堤隨處各為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俾其

不得入内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

美於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

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食而官亦賴其用

如此則國家坐享富盛遠近皆有所資譬則富民

之家東南之運其別業所出也濵海之收其負郭

所獲也其為國家利益夫豈細哉由是而可以寛東南之民由是而可以壯西北之勢虞集之言不見用於當時而得行於今日集雖死不死矣

至正十二年丞相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於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今密雲縣順今順義縣東至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原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命烏

蘭哈達烏克遜良哲並為大司農卿又於江南名募能
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師降空名添
設職事敕牒十二道募農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
名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
夫每名給鈔十錠由是歲乃大稔
臣按今京畿之地可為稻田者甚多官民之家固
有耕穫之者矣誠能因其所耕而推及其所未耕
使其皆盡人力廣地利而又因而為之名募勸相

斟酌元人之制而畧倣以行之其於國計不無少
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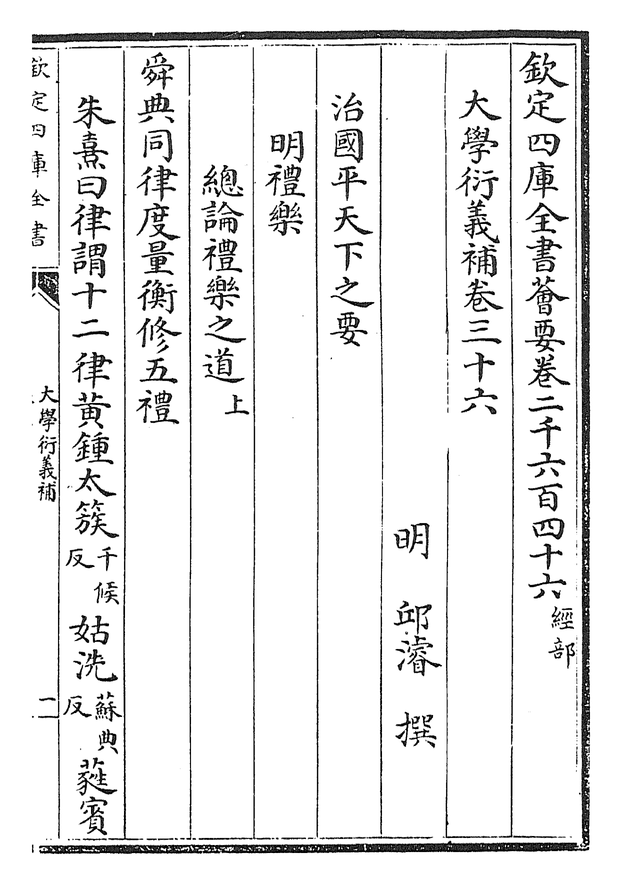
以上屯營之田臣按自三代以來未有建都
于幽燕者都于幽燕者自金源為始洪惟我
朝以宅中圖大承上天之新命立嚮明之洪
基體宸極之尊居受四方之環拱始于此建
極圖治焉六宮百官六軍萬姓畢聚于斯所
費有不貲焉者歲計何啻億萬矧又幅員之

廣有漢唐所無者沿邊建閫屯兵列戍率資遠以給近取外以足内調乎中以實之邊聚積固難而輸將亦有不易焉者民之租賦有限國之用度無窮茍非於歲計常賦之外别有所經營而欲其優裕豐贍難矣是以自古善計國者恒取足於有餘之地力而不敢傷易失之民心此屯營之田所由起也今天下無田不税而吾求無税之地而耕之無農不

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吾乘不戰之時而用之內以實京師於常數之外外以實邊儲於常用之餘臣故於治國平天下之要制國用之下首舉貢賦之常而以屯營之田終焉以見國用所出雖非一途而田為之本用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治國平天下之要道不出此矣或人問於朱熹曰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而言財利何也熹答

曰天下所以不平者皆因此伏惟九重清閑之燕留心於天下之大本義以制天下之利則天下不足平矣臣不勝惓惓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四十六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六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總論禮樂之道上

舜典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朱熹曰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千候反）姑洗（蘇典反）蕤賓

夷則無射音亦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為律六為呂以之審度而度入聲長短則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去聲而量多少則黄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為龠而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黄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黄鍾所以為

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五禮吉凶軍賔嘉也脩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十當作十一之合

臣按禮樂自天子出而用之於諸侯之國帝舜廵守至方岳之下於律則同之同之恐其有不一於禮則脩之脩之恐其有廢墜則是禮樂之制作自古有之天子既用之於朝廷之上而又頒之於諸侯之國而又以時同之脩之非但備其儀文協其

聲音所以一天下之制度同天下之風俗也後世惟於創國之初一頒其制繼世之君不聞有所謂同律脩禮之舉詳於政刑而畧於禮樂此治所以不及古歟

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詐偽而教之中無過不及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謂欲之動者而教之和無所乖戾

鄭氏曰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使其行得中五禮謂吉凶軍賓嘉也樂所以蕩止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

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

吳澂曰人偽日勝則黨偏反側流於不中人情日滋則放僻邪侈流於不和唯以禮樂防之則其教易入禮樂也者其教民之本也

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真德秀曰此義在周禮爲最難通者也先鄭氏以陰

陽德為男女之情既未適當而康成則曰天産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産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隂德隂氣在人者隂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静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此然後隂陽平性情和而能育其類鄭氏之説如此亦未見其必然先鄭氏謂與也以别康成

臣按天産地産即下所謂百物之産也隂德陽德

即下所謂天地之化也天地各有所產陰陽各有其德先王作禮樂以事鬼神陽之德為神陰之德為鬼用天所產者以作陰之德禮由陰作者也禮以防之使其鼎俎之實必得其中而不過於奢儉焉是以地制之禮而節天陽之所生也用地所產者以作陽之德樂由陽來者也樂以防之使其籩豆之實必得其和而不至於乖戾焉是以天作之樂而節地陰之所成也夫天本陽也以天產而作

陰德地本陰也以地産而作陽德如此則天地之化百物之産合為一矣由是而事鬼神則陰陽之氣交動植之物備禮樂之用節是故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萬民以之而詣閭門族黨無不和協者矣百物以之而致鳥獸草木無不順成者矣

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

而治亂可知也

陳澔曰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禮主於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者功成治定然後作樂以文德定天下者樂文德之成以武功定天下者樂武功之成非泛然為之也節事為人事之儀則也道志宣其湮鬱也世治則禮序而樂和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故觀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臣按自昔人君為治之大本唯在於禮樂禮之大

者在郊天享廟樂之大者在章德象成故其制為一代之禮以節天下之事使其所行者咸有節而無大過不及之差脩為一代之樂以道萬民之志使其所存者得以通而無鬱結不平之患是以自古善觀人國者唯於其禮樂觀之而於其政刑則畧焉此無他求其本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郊特牲曰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隂作者也隂陽和而萬物得

臣按聖人本天地之陰陽以作禮樂故樂由陽而來禮由陰而作及其制作成而用之也又以之而發舒天道之陽斂肅地道之陰然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必禮備樂和兼施並行然後天之陽地之陰氣交而形和而絪縕之氣通生成之道備而萬物無有不得其所者矣

樂記曰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臣按樂記此章上文有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羮不和有遺味者矣說者謂以玄酒腥魚大羮非極口腹之欲也以朱絃疏越非極耳目之欲也蓋以人心莫不有欲而所欲者莫不各有所好惡好惡得其平則是人道之正也故聖人因禮樂而示之以好惡之正使民觀其禮而知上之制禮而不專

事乎口腹也如此則莫不好質而惡奢觀其樂而知上之作樂而不專尚乎耳目也如是則莫不好和而惡淫如此則民之好惡得其平而人道之正者於是復其初矣後世人主一切惟口腹耳目之是恣下民化之此人道所以日流於邪淫而世道日淪於汙下也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

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

臣按禮樂之制皆是以人為之節度於人之死而興哀也則為之衰麻之服哭泣之數以節其喪紀於人之生而好樂也則為之鐘鼓之音干戚之舞以和其安樂因人之生而有男女則為之昏姻冠笄之禮以別之使其不混因人之生而相交接則為之射鄉燕食之禮以正之使其不流禮以節之則民之行也無不中樂以和之則民之言也無不

和是則喪紀也安樂也男女也交際也人人所有也任其自有而自為之不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是以先王為之衰麻哭泣為之鐘鼓干戚為之婚姻冠笄為之射鄉食饗皆是因其所當為而為之節也豈以私意巧智為之哉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

輔廣曰樂者所以合人之和禮者所以辨人之分和合則相親分辨則相敬有以合其情而無以飾其貌則樂勝而流矣有以飾其貌而無以合其情則禮勝而離矣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二者闕一則不可

臣按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此二言者非但以論禮樂凡人之行已處事接物交朋友處族姻鄉黨無不皆然者故禮以飾貌必有其義其義既立則檢於外者各得其宜宜則人心安而不乖樂以合情

必有其文其文既同則存於中者各有其理理則人心定而不亂此合情飾貌所以為禮樂之事而救其流離之失然又必有義與文焉互相為用然後貴賤以之而等上下由是而和此禮樂所以四達而為王道之備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鄭氏曰樂由中出和在中也禮自外作敬在貌也

臣按禮樂之所以為大者以其簡易也樂由天作而其大者與天地同和如乾以易知禮以地制而其大者與天地同節如坤以簡能故人君在上以一心之中和而建為天下之極若其文為度數則付之有司亦猶乾坤之簡易也是以恭已五位之尊揖讓廟堂之上而化行於四海九州之大所操者至簡而不煩所守者至易而不難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鄭氏曰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也不失者不失其性也祀天祭地者成物有功報焉

朱熹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

臣按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形而下者也鬼神形而上者也上下無異形幽明無二理是以自古聖人之制作禮樂於昭昭之表所以妙契鬼神於冥冥之中無愧於此即無愧於彼也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朱熹曰禮有經禮曲禮之事殊而敬一樂有五聲六律之文異而愛一所以能使四海之内合敬同愛者

皆大樂大禮之所感化也禮樂之制在明王雖有損益而情之同者則相因述也惟其如此是以王者作興事與時並如唐虞之時則有揖讓之事夏殷之時則有放伐之事名與功偕者功成作樂故歷代樂名皆因所立之功而名之也

臣按先儒曰有是時則有是事有是事則有是功聖人觀其會通以行典禮固未嘗執一以廢百亦未嘗循末以忘本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輔廣曰禮樂之情存乎中禮樂之文形乎外即吾之心而能作者聖之事也因外之文而能述者明之事也聖可兼明聖誠者也明明者也自明而誠則聖矣

臣按理之深者謂之情知則洞達其本原精蘊者也理之顯者謂之文識則通曉其源委節目者也知之悉故能創新開始識之詳故能襲舊成終創

物之始非聖人不能成物之終雖明哲之士亦可
能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
故群物皆别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
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孔穎達曰此一節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
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樂者調暢陰陽是天地之和
也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也樂主於陽是法天而作

禮主於陰是法地而制

朱熹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

臣按聖人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為流通故始也法陰陽而為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與徧同者其禮具

臣按樂以象功者也禮以飾治者也功成而作樂

功大然後所作之樂備治定而制禮治辯然後所
制之禮具苟功不成治不定或功與治未至於大
與辯而彊為之聲容制度無其本根而徒事其枝
節終歸於廢棄也已矣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臣按三王而專言禮五帝而專言樂互文以見義
也夫禮樂之不可沿襲者其聲容制度耳若夫和
敬之本原根於人心之固有出乎天理之自然者

雖百世不易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真德秀曰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禮之制因乎自然之序也又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殷薦上帝以配祖考此樂之作因乎自然之和也天高而居上地卑而居下物生萬類有大有小分散而差殊聖人因之制為之禮君父在上臣子在

下即天高地下之象昆弟夫婦師友賓主下及於輿
臺阜隸等級分明不相混亂即萬物散殊之象此禮
制之所自行也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
嘗止息相摩相盪若雷霆之鼓動風雨之散潤二氣
和合故能化生而不窮聖人因之作為之樂有五聲
有十二律角徵陽也商羽陰也六律陽也六呂陰也
混合無間而樂成焉故能與天地之和相應此樂之
所由興也知乎此然後識禮樂之原矣

臣按朱熹嘆樂記此數句意思極好可見聖人之制作禮樂皆是自然合當如此真德秀亦云知乎此然後識禮樂之原後之有志於禮樂之制作者請玩心於此二十有五言云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别也

臣按樂記此章與易繫辭大同小異記者引之言

聖人制禮其本於天地自然之理者如此但彼以

易象言此以禮制言耳

地氣上齊音躋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

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

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真德秀曰詳悉前章之旨自天尊地卑至貴賤位矣

是言天高地下之義也自動靜有常至在地成形是

言萬物散殊之義也地氣上齊至百化興焉是言流

而不息合同而化之義也合二章而觀其理煥然矣
臣按禮樂之制作於聖人非聖人所自為也因天
地自然之形氣而為之耳大率禮以地制而其制
也本其自然之形樂由天作而其作也因其自然
之氣氣得其順則天亦應之以順形得其常則地
亦示之以常苟不本夫自然之和序而為非禮之
禮非樂之樂是天之有盲風怪雨地之有息壤洪
流其致逆氣之應異象之垂有必然者矣其為治

道累夫豈小哉

樂著直畧反大始而禮居成物著如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臣按乾元之氣運行之初而無以加所謂大始也而樂之為樂則根著乎是焉坤元之形凝定之後而有所成所謂成物也而禮之為禮則居處乎是焉是樂也由陽而來昭著於聲氣而流行不息者在天之氣運也是禮也由陰而作昭著於形體而

安靜不動者在地之形峙也不息則動矣不動則靜矣樂之動在於天禮之靜在於地而禮與樂則動而又靜靜而又動而並在乎天地之間焉是以聖人分而言之在天之動者則謂之樂在地之靜者則謂之禮聖人合而言之在天地之閒兼動與靜者則通謂之禮樂云謂之云者言其所以為禮樂者如此也

樂也者施去聲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

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臣按正義謂樂無反報之意但主於恩施而已故曰施禮尚往來受人禮事必當報之也故曰報所以施之者何樂其所自生也於其所自生之初而樂之故其作樂必本其所以生者而為之恩施也所以報之者何反其所自始也於其所自始之處而反之故其制禮必本其所以始者而為之酬報也然其所以樂其生者用以章其德而已葢作樂

以祀其先所以章顯先王之德於歌頌舞列之間也其所以反其始者用以報其情而已葢制禮以祀其神所以報答其生育之情而反吾本生之初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説管乎人情矣

臣按人情多變而樂則一定而不可變事理無常而禮則一定而不可易何也樂以統同而凡人情

之應感而動者或聽之而和順或聽之而和親莫不一統之以和也禮以辨異凡事理之隨物賦形者親疎各有其序尊卑各有其等莫不各辨之以序也如此則禮樂之作不徒有是言說而凡天下之人情事理皆管攝乎其中矣

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

陳澔曰大人舉禮樂言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也天地將為昭焉言將以禮樂而昭宣天地化育

之道也

臣按此章下文所謂天地訢合陰陽相得以至於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皆天地將為昭焉之事也嗟夫大人興舉禮樂則効至於天地陰陽之化氣化形生之物無一而不得其所者如此夫豈無故而然哉葢禮得其序而樂得其和序則物各得其禮而不雜和則物各順其性而不乖既序且和則建極于上者有其德爕理于下者盡其職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矣天地之間
何者而非禮樂昭宣之功哉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臣按聖人與斯民均備是禮樂於一性之中聖人

特先得我心之同然耳聖人備禮樂以身内和而外順故一舉而措之天下則此以心感彼以心應

宜其易易而無難

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

朱熹曰禮如凡事儉約如收斂恭敬便是減須當著力向前去做便是進故以進為文樂以歌詠和樂便是盈須當有箇節制和而不流便是反故以反為文

禮減而却進前去樂盈而却反歸來便是得情性之
正

臣按禮以謙遜退貶為尚故主減然禮之體雖主
於減殺而其用則在乎進前也故必勉而作之而
以進為其文樂以發揚蹈厲為上故主盈然樂之
體雖主於充盈而其用則在乎抑反也故必反而
抑之而以反為其文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
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程頤所謂禮樂進反之間

便得性情之正者此也

仲尼燕居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臣按禮得其理則有序而不亂樂得其節則雖和而不流無理不動防其亂也無節不作防其流也

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素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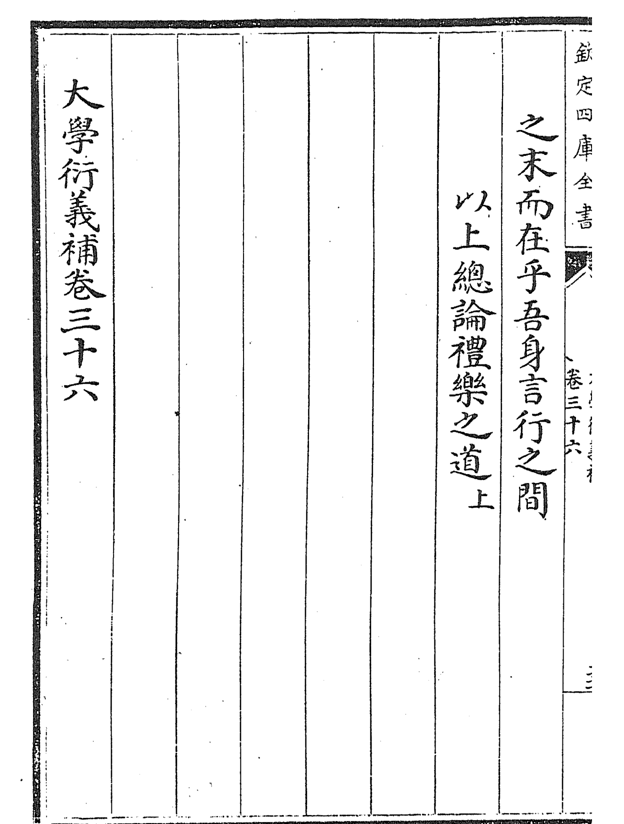
臣按素謂無文偏謂不全

子張問政子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臣按舉而錯之謂舉禮樂之道而施之於政事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舞之行位相連綴兆位外營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立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臣按此言禮樂之道不在於儀文度數聲容節奏



之末而在乎吾身言行之間

以上總論禮樂之道上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七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總論禮樂之道下

孝經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

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臣按人君為治之道非止一端而其最要者莫善於禮與樂禮之安上治民人皆知之若夫樂之移風易俗人多疑焉何也葢禮之為用民生日用彛倫不能一日無者無禮則亂矣樂以聲音為用必依永以成之假器以宣之資禮以用之有非田里閭巷閭所得常聞也而欲以之移風易俗不亦難

哉夫樂有本有文出於人心而形於人聲然後諧協於䇓以為樂聖人之論論其本耳禮之本在敬樂之本在和敬立則為禮所以安上治民者在是矣和同則為樂所以移風易俗者在是矣故孝經此章首以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為言而繼之以此然不先禮而先樂而於禮之下即繫之曰禮者敬而已矣不言樂之和而和之意自溢於言外下文所謂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

者禮之敬也子之悦弟之悦臣之悦者樂之和也敬一人而千萬人悦豈非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之効哉由是觀之禮樂二者交相為用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是誠治天下之要道也彼區區求其治効於聲音器數之末豈知要者哉

論語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程頤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

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范祖禹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者矣

朱熹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葢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

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又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又曰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臣按有子此言專言禮之用而程氏始用樂記二語以見禮之不可無和和便是樂之意朱子謂嚴

而泰是禮中有樂和而節是樂中有禮雖不明言

樂字而樂之意自見於言外臣故列之於禮樂篇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程頤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游酢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

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

李郁曰禮樂待人而後行

臣按先儒謂此章重在仁字上仁者心之全德也

人能全心德自然敬而和以敬行禮則禮皆得其宜以和用樂則樂皆合其度是禮樂皆為我用茍心不仁則無敬與和無敬與和其將奈禮樂何哉是故用禮樂者必以和敬為本而和敬又以仁為本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程頤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

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葢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朱熹曰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葢欲損過以就中也

或問朱熹曰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

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

臣按此章孔子因時人文質之偏而欲救其弊葢欲損文之過於質者以就文質之中也大抵世道有升降而禮樂之在世者有質有文世至叔季其文必勝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必有王者興焉於是損文以就質使之復得其中馴至中葉則又漸漸日趨於文所貴乎在位者隨時消息而張弛之使

文與質恒相稱而彬彬然以復其先進之舊則大

中之世矣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

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

朱熹曰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葢夫子之常

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

以禮樂葢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其爲道一也又曰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

臣按此章見禮樂爲爲治之本然本文只說絃歌絃歌樂耳而未甞言禮而註乃謂武城雖小亦必用禮樂及治有大小而治之必用禮樂之說葢禮

樂二者為治之本相須而成既有絃歌之聲必有
儀文之禮不徒然也吁一邑之小尚必用夫禮樂
以為治則夫天下之大而可無禮樂哉後世急於
刑罰事功失古人為治之意矣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程頤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
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倚一
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

不道然亦有禮樂葢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朱熹曰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

臣按周末文滅其質禮廢樂壞之時人但知以玉帛鐘鼓為禮樂而忘其本故聖人以是為言云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者疑而反之之辭也人之

言禮樂者莫不云云而不知禮樂之所以云云者不在於玉帛鍾鼓之末而在於和敬也

中庸子思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朱熹曰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

臣按為治之道其最大者在禮樂故必有德有位

之聖人然後足以當制作之任雖然此言創始者耳若夫承天踐祚之君膺天命之重居五位之尊必須因前人之故典而開一代之新規選用賢能發揮盛製不可如漢文之謙讓未遑而安陋就簡以貽後時之悔

漢書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

臣按所謂六經者易書詩春秋禮樂也今世樂經不全惟見於戴記中之樂記說者因班固此言謂

易以道禮樂之原書以道禮樂之實詩以道禮樂之志春秋以道禮樂之分是則六經爲治道之本原而禮樂又爲六經之要道人君爲治誠能以禮樂爲本凡夫政治之施一惟唐虞三代是法而不雜於秦漢以來功利之私則古治不難復矣

歐陽修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

朱熹曰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

臣按修之言曰古者宫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弟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葢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

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以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因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

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紀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修為此言可謂盡古今禮樂之事後世君臣有志於復三代之治者其尚視此言以為準則痛革後世苟簡之政而必

以禮樂為本凡其所以施於政治之間者或寓三代禮樂之意於中庶幾今世復見古昔之盛治豈非萬世之幸哉

周敦頤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朱熹曰禮陰也樂陽也此太極圖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

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陳淳曰禮樂不是判然兩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縁先無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

臣按敦頤此言推原禮樂之本然必其本立而後備其儀文度數聲容節奏之制不然其如禮樂何

哉

胡寅曰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為禮所安皆樂故可以為樂此禮樂之本也

臣按寅之此言亦循本之論後世人主心有不存而徒欲慕古人以為文飾之具所行不必皆合理而其所安者乃在於彼而不在於此凡其所以紛然雜就之者皆非其中心之所樂而姑為是使天下後世之人知吾亦有尚禮好樂之名耳政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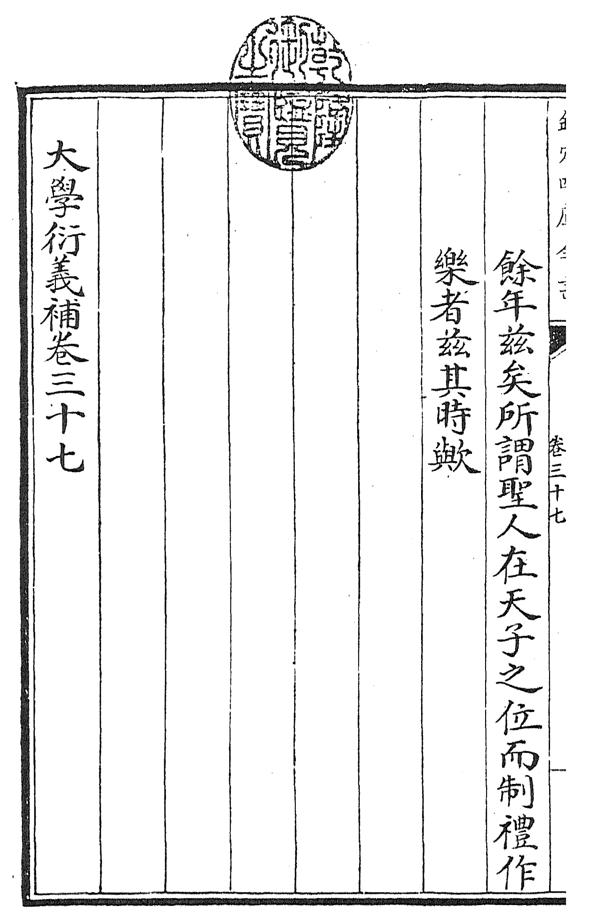
所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也吁內多欲者固不能有仁義既無仁義又安能興禮樂哉

以上總論禮樂之道臣按宋儒朱熹上疏於其君謂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等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

以誦習而知其說自王安石棄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不過習為虛文以供應舉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絶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其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但私家無書檢閱無人鈔寫迄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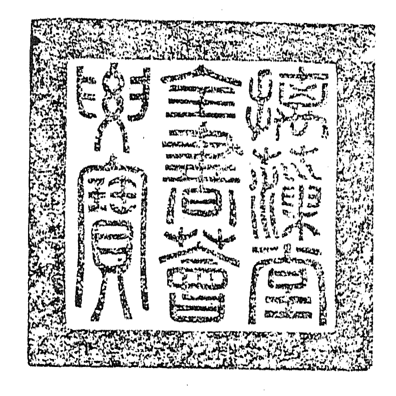
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臣覩朱氏此䟽所謂以儀禮為經而以禮記及諸書為傳者雖不見用於時而其徒黄榦楊復葢已私輯之以為儀禮經傳通解所謂士友間有得鍾律遺意者則指蔡元定律吕新書也今儀禮經傳通解南雝有刻本已行於世而律吕新書永樂中已載之性理大全書中則朱氏之

言雖不見行於當時而實得表章於聖世臣竊聞開國之初太祖皇帝不遑他務首以禮樂為急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學分局講究禮典樂律將以成一代之制然當草創之初廢學之後稽古禮文之事諸儒容或有未足以當上意者當時雖輯成大明集禮一書然亦無所折衷樂則未見有全書焉古云禮樂百年而後興今承六聖太平之治百有



餘年茲矣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者茲其時歟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七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楊師曾

謄録舉人臣勵守訓